

《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冠军
全球发行逾 **500** 万册
创造法国文坛神话的
天才少女处女作
《你好，忧愁》

BONJOUR
TRISTESSE



Françoise Sagan [法] 弗朗索瓦丝·萨冈 著 余中先等译

你好
忧愁

人民文学出版社

BONJOUR
TRISTESSE

你好
忧愁

人民文学出版社

Françoise Sagan [法] 弗朗索瓦丝·萨冈 著 余中先等译

(京)新登字 002 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01-2005-6269 号

1. Bonjour Tristesse
 2. Un Certain Sourire
 3. Dan Un Mois, Dans Un An
-

1. Copyright © Julliard, 1954

2. Copyright © Julliard, 1956

3. Copyright © Julliard, 1957

This transla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Edition Julliard,
a part of the group SA EDITIONS ROBERT LAFFONT

Throug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05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你好,忧愁/(法)萨冈著;余中先,谭立德,金龙
格译,一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

ISBN 7-02-005436-6

I. 你... II. ①萨...②余...③谭...④金...
III. ①中篇小说-作品集-法国-现代②短篇小说-
作品集-法国-现代 IV. I565.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37944 号

特约策划:吴文娟

责任编辑:黄凌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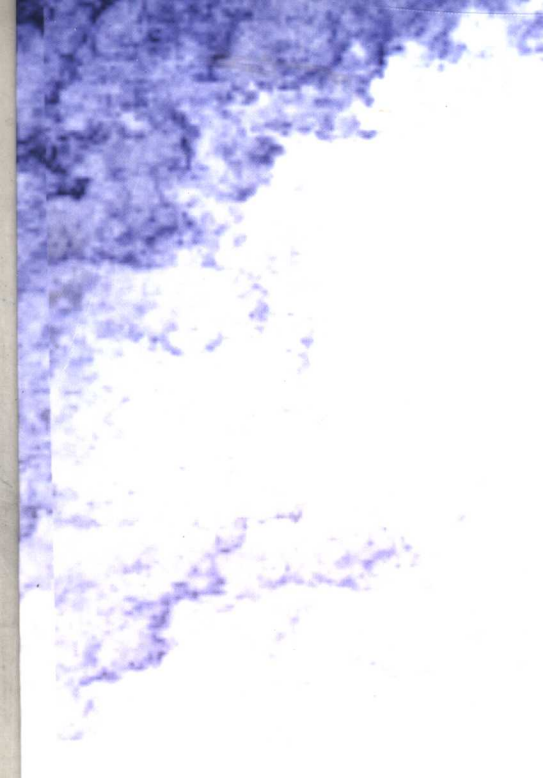
封面设计:陈楠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100705 北京朝内大街 166 号)

杭州钱江彩色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字数 195 千字 开本 890×1240 毫米 1/32 印张 10.75 插页 3
2006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0000

定价:24.00 元



弗朗索瓦丝·萨冈 (Françoise Sagan, 1935 - 2004) 是法国著名的才女作家。一九五四年, 年仅十八岁的她写出了小说《你好, 忧愁》, 一举夺得当年法国的“批评家奖”。这本关于少年、爱情和孤独的小说, 在五年之内被翻译成二十二种语言, 在全球的销量高达五百万册, 还被改编成电影, 成为轰动一时的文化事件和出版现象。

萨冈漂亮出众, 个性鲜明, 行为有些离经判道, 她喜欢写作、赛马、飙车、酗酒, 却备受法国人钟爱。与萨特和法国前总统密特朗不寻常的友谊, 都为她的神秘增添了特殊光环。

萨冈被视为一个时代的青春代言人, 她的小说明快、典雅, 同时富有乐感和诗意, 散发着淡淡的愁绪, 文字简洁、聪明而从容, 将法语的优美展露无遗。她的代表作包括《你好, 忧愁》、《某种微笑》、《一月后, 一年后》、《你喜欢勃拉姆斯吗……》、《狂乱》, 等等。



特约策划：吴文娟
责任编辑：黄凌霞
装帧设计：陈楠

(代序)



喜欢萨冈的“忧愁”

如果要问我：“你喜欢萨冈吗？”就像当年萨冈曾经在她的一部作品中借人物之口问：“你喜欢勃拉姆斯吗？”那么，我很难回答。也许，经过一分钟的思考，我会说，我喜欢写《你好，忧愁》时的萨冈，她青春年少，容光焕发，桀骜不驯，自由奔放……但我不那么喜欢此后的萨冈，当然，只是不那么……

说到萨冈在法国文学史中的地位，给读者的印象最深的，确实还是她对“忧愁”这一“以其温柔和烦恼”搅得人“不得安宁”的感情的那声著名问候“你好”，是她对现代人的心灵所做的那一番细腻的探索。一九五四年，年仅十八岁的她，写出了小说《你好，忧愁》，一举夺得当年法国的“批评家奖”。小说的主人公——少女塞茜尔——生性浪漫不羁，跟同为浪荡子的父亲过着随心所欲的荒唐日子，不愿意把自己的生活纳入到正规的轨道。为此，她竭力阻挠嫖居多年的父亲雷蒙和其女友安娜的婚事。因为，在塞茜尔的眼中，安娜是一个生活正派、循规蹈矩的温顺女性，一旦让她进入了家庭生活，不仅雷蒙老爸得受她的管制，而且塞茜尔的落拓不羁的生活方式也得改变，她得按照安娜的培养计划，去做一个乖乖女。于是，塞茜尔跟自己刚刚认识的男朋友，以及父亲早先认识的一个女人爱尔莎，共同精心设计了一个诡计。诡计居然还得逞了，生性浪荡的雷蒙一度又冷落了安娜，而与更为年轻、也更为放荡的爱尔莎重续旧情。不过，令塞茜尔料想不到的是，这一胡来最后导致了安娜精神恍惚，出了车祸，命丧悬崖……少女主人公苦心经营的计

谋，换来的却是她人生道路上初次品味到的忧愁中的迷惘。

《你好，忧愁》这部小说因为准确地表达了整整一代人的心态，而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共鸣，畅销达近百万册，并被翻译成二十多种外语（笔者也有幸把它翻译成了中文）。随着作品被改编成电影，那个落拓少女塞茜尔的形象，几乎成了战后一代“叛逆”的法国青年的代表。无怪乎西方的报界在二〇〇四年报道萨冈去世的消息时，都着重回忆了这部给现代人的心灵留下深深烙印的小说。意大利《晚邮报》的报道甚至还以“萨冈，告别忧愁”作为标题。

在我看来，《你好，忧愁》这部处女作也即成名作之后，萨冈的创作再也没有抵达过标志性的高峰，尽管她的《某种微笑》、《一月后，一年后》、《你喜欢勃拉姆斯吗……》、《神奇的云》、《狂乱》等作品接连出版，也在读者和批评界赢得了不少的好评。

在《某种微笑》中，女大学生多米妮克先爱的是男同学贝特朗，后又爱上了贝特朗的那位更富忧郁气质的舅舅吕克，但生活稳定、手头富有、妻子温顺的吕克生性对一切冷漠无谓，多米妮克的真情在他眼中也逃不脱“乏味”、“无聊”一类的评价，跟他平时常有的露水情缘本无太大差别。到头来，多情的女学生又回到了形影相吊的孤独中，那段曾对他刻骨铭心的爱，已成为属于往昔的“某种微笑”。

在《一月后，一年后》中，四五对男女之间，谁与谁有过私情，已是理不清的一团乱麻，而现在谁确切跟谁有染，似乎也一言难尽。贝尔纳与尼科尔夫妇的情感出现破裂后，若瑟本想去劝回出走了的贝尔纳，谁知又陷入了这位旧情人的情网中。野心勃勃的女演员贝娅特丽丝，则在导演着其表演命运的约利奥与能给她爱情的英俊青年爱德华之间摇摆不定，而觊觎她青春美貌的人还远不止这几个（还有贝尔纳、爱德华的



叔叔阿兰)。

在《你喜欢勃拉姆斯吗……》中,半老徐娘宝珥与浪荡男子罗捷之间,应该说没有什么真正的爱,即便宝珥希望在这同居生活中投入自己真实的情感,也在罗捷不时与女人鬼混的欺骗和隐瞒面前连连碰壁。比宝珥年轻十多岁的西蒙进入了女主人公孤独的心灵,以一种“勃拉姆斯”式的经典方式,给了宝珥以同情、体贴、照顾、珍爱,但古典的爱毕竟没有完美的结局,她最终没有接受西蒙这一宝贵的情感,而莫名其妙地回到了脚踏多只船的罗捷身边。

在《狂乱》中,安托万和吕茜尔这两个分别被富男富女包养的年轻人邂逅相爱,他们从偷情到同居,再到分手,经历了寄生的苦闷,独立的艰辛,还有争吵、撒谎、误解,等等,衬托出巴黎上流社会人士的某种扭曲情感。



尽管借着少女作家的名气,萨冈的这些小说都还有一些影响,但坦白地说,无论从题材内容和写作手法来说,并没有什么太大的突破和创新,只是处理题材和驾驭文字的本事有所长进。也正是由于这一原因,从萨冈写第二部作品《某种微笑》起,我就不像喜欢以前的她那样喜欢她了。

当然,话又说回来,在萨冈的小说中(这里选的几部足以代表其风格了),那些衣食无忧的富裕社会阶层的男女,他们那缠缠绵绵的爱情故事,他们那颇为空虚孤寂、无聊的精神生活,他们那大胆追求刺激的心理机制,还有他们为满足私欲而不惜冒险的放荡脾性,都得到了很精彩、很细腻、很到位的再现。萨冈准确地捕捉到了这种以“忧愁”为基调的无所事事的小资情绪,并且用她的笔传神地表达出来,为我们理解以巴黎为代表的那个时代的时髦人们的精神生活提供了珍贵的资料。

尽管萨冈作品的题材是相对比较狭窄的,但她笔下的人物性格刻画生动,心理分析细腻,小资情调的人情味浓厚,而且笔致洒脱洗练,文

字自然流畅，读起来令人愉悦。

“你喜欢萨冈吗？”这句话也可以反过来问：“萨冈喜欢什么？”

她喜欢文学，喜欢写作，这不假，但此外呢，在写作生涯之外呢？

她喜欢男人，喜欢与男人的自由交往，当然，这样做，除了肉体的需要之外，也有精神上的需要。记得她曾写过一篇《致让-保尔·萨特的公开情书》，对他表示好感，为了套近乎，她还强调了自己跟萨特是同一天生日，只是两人的年龄相差整整三十岁。而她跟弗朗索瓦·密特朗总统的亲密私交，也往往跟政治、跟社会、跟时事大有关系。

她喜欢赛马，对马（当然包括赌马）有着赞叹、着迷和狂热的复杂感情，不仅赌马，而且自己还养了一匹赛马。

她喜欢飙车，为此曾付出过车祸负伤的惨痛代价，并留下了祸根，长年折磨她，不得不多次动手术。

她喜欢酗酒，她喜欢赌博……总之，她喜欢放荡，这放荡写在小说作品中，一般人是那么的喜欢，但体现在她的生活中时，一般人可就受不了。众所周知，萨冈在写了四十多部小说和剧本的同时，也在文坛上留下了一些逸闻，跟电视台打官司啦，因车祸而受伤啦，因毒品问题受到警察的查询啦，连年不断。人们对她放荡的生活方式，例如飙车、服用毒品、酗酒、赌博等，也颇多微词。不过，身为公众人物的萨冈，一举一动都会被记者注意、报道、曝光，一点点小小的过错也会被放大许多倍；这些轻罪如发生在普通人身上，可能并没有什么人关注，但发生在萨冈的身上就不一样了，谁让萨冈是个女人，还是个名女人呢？



在患病多年之后，法国女作家弗朗索瓦丝·萨冈于二〇〇四年九月二十四日在诺曼底地区港口城市翁弗勒的一家医院中逝世，于她生



命的第七十个年头彻底地告别了人间的“忧愁”。法国总统希拉克在闻讯后发表谈话，称萨冈“在她那代人中曾引领了潮流”，“随着她的去世，法国失去了最优秀和最敏感的作家之一”，“萨冈以其细腻、激情和敏锐，挖掘了人类的心灵”。法国总理拉法兰称，“萨冈是一种微笑”，“从她的第一部作品起，她那简洁、有时看破红尘的文风就影响了一代人”。这样的评价并不过分。

但愿人们忘记了她作为名人给公众媒体留下的种种绯闻和丑闻，跟男人、跑车、威士忌等有关的那些东西，而记住她作为作家留给读者的作品，记住小说《你好，忧愁》，记住她小说作品中时时露出锋芒的叛逆精神。

我记住的，还有她的笑脸，一张很纯的娃娃脸，那是八十年代一次在巴黎的聚会。远远地，我在众人中认出了她那张清瘦的脸，认出了那双大大的、始终像是少女一样的亮眼睛。她似乎正在对“忧愁”说：“你好！”

余中先

二〇〇四年十二月一日写，
二〇〇五年九月二十八日改，
十月二十二日再改。

Contents 目录

- 喜欢萨冈的“忧愁”(代序) 余中先(1)
- 你好,忧愁 (1)
- 某种微笑 (119)
- 一月后,一年后 (235)
- 附:萨冈作品一览表 (333)





你好,忧愁

Bonjour Tristesse

余中先译

愁的丁眼

愁的到种

愁的到种天在晓露滴

愁的到种人笑路在晓露滴

苦悲眼长不共消

苦笑开颜会办人面犹贫最快因

露也滴种

愁种犹种

愁种种在露里

伏跪南窗

愁种出而照窗犹种

愁种出而照窗犹种

愁种出而照窗

愁种出而照窗

① 愁也笑。余中先译

《《新生活的诗》》



别了忧愁
你好忧愁
你镌刻在天花板的缝隙
你镌刻在我爱人的眼底
你并不是那悲苦
因为最贫穷的人也会微开笑靥
将你吐露
你好忧愁
温馨玉体的爱
爱的威力
你那喷涌而出的温馨
犹如没有躯体的妖魔
沮丧的面孔
忧愁妩媚的容貌。

——保尔·艾吕雅^①
(《直接的生活》)

^① 保尔·艾吕雅(1895—1952),法国著名诗人。



第一部

第一章

在这种陌生的感情面前，在这种以其温柔和烦恼搅得我不得安宁的感情面前，我踌躇良久，想为它安上一个名字，一个美丽而庄重的名字：忧愁。这是一种如此复杂，如此自私的感情，我不禁为此感到羞耻，然而，忧愁在我看来却永远是那么高尚。我对它虽并不熟悉，但我熟悉厌烦、遗憾，甚至还有悔恨。今天，我心中好似展开了一匹绸缎，有什么东西在轻柔地撩拨着我，使我遁离了其他的人。

那年夏天，我十七岁，无忧无虑，沉浸于幸福之中。“其他人”就是我父亲和他的情妇爱尔莎。我应该借此解释一下这一可能显得虚假的情境。父亲四十岁，十五年来一直是个鳏夫；他年富力强，充满活力，无所不能，两年前，当我告别寄宿学校回家时，我不能不明白到，他和一个女人生活在一起。他半年换一个女人的速度使我竟无所适从！不过，我的禀性很快就将我引入



他的诱惑圈，引入新的舒适的生活。他为人轻浮，善于经商，对事物永远富有好奇心，但也很快丧失兴致。他很讨女人的欢心。我也很快就深深地喜欢上了他，因为他善良、慷慨、快活，对我满怀爱怜。我想像不出有比他更好、更可供消遣的朋友。那年初夏，他甚至亲切地问我，他带上当时的情妇爱尔莎一起去度假是否会惹我腻烦。我只能鼓励他，因为我知道他需要女人，何况，爱尔莎不会令我们厌倦的。她是个高个儿的棕发姑娘，半为大家闺秀，半为轻佻女郎，时常混迹于香榭丽舍大街的电影院和酒吧。她待人和气，头脑相当简单，从不装模作样。再说，父亲和我，我们那么盼望着幸福的暑假，恐怕对任何事情都不会提出异议。他老早就在地中海海滨租了一幢宽敞的别墅，那是一幢令人陶醉的别墅，有着白色墙壁，与世隔绝，自六月份最初几个炎热的日子起，我们就在梦想着它了。它建在一个岬角上，俯瞰大海，远离大路，隐蔽于一个小松林的后面；一条羊肠小道蜿蜒而下，通向金黄色的小湾，小湾尽头立着一大片红棕色的岩石，海涛拍击，浪花飞溅。

最初的几天过得实在爽快。我们热得浑身无力，半天半天地呆在海滩上，在酷热的暑日下沐浴，肌肤渐渐染成了健康的古铜色，只有爱尔莎晒得发红，并且可怕地一层层脱皮。父亲做着一套复杂的腿部健美操，以求让那个与他堂璜般的禀性水火不容的微微凸臃的肚子缩回去。天刚蒙蒙亮，我就泡在清凉透彻



的海水里，我躲匿于水中。在水中耗得精疲力竭，以胡乱的运动洗涤着身上从巴黎带来的一切阴影与灰尘。我在沙滩上躺下，舒展肢体，抓起一把细沙，让它呈一股黄色的柔流从手指缝中漏下；我暗自感叹道，它真像时光一样流逝，我知道，这个想法很肤浅，但具有肤浅的想法也是很开心的事。我们毕竟是在暑期。

第六天，我头一次见到了希里尔。他驾驶着一艘小帆船沿着海岸航行，结果在我们的小湾前翻船了。我去帮他收拾残局，在嘻嘻哈哈的笑声中，我得知他叫希里尔，是个学法律的大学生，正和他母亲一起来度假，住在附近的一幢别墅里。他生就一张拉丁人的脸，黑黝黝的脸膛十分宽阔，带着某种镇定自若的神态，仿佛随时准备出来保护别人，这一点我很喜欢。对那些大学生，一般我是躲得远远的，他们往往粗鲁，惶惶不安地替自己，尤其是替自己的青春担忧，他们在青春年华中总能发现悲欢离合的情景或者愤世嫉俗的借口。我不喜欢青春少年。比起青年人，我更喜欢父亲的朋友，那些四十来岁的男人，他们彬彬有礼地跟我说话，满怀爱怜，体现出一种父亲兼情人般的柔情。可是希里尔讨我喜欢。他长得魁梧，而且漂亮，给人一种信任的美。我虽然不像父亲那样，因憎恶相貌丑陋的人而经常与一些愚蠢的家伙打交道，但我在那些外表毫无魅力的人面前，也总感到别扭，不愿接近。可是他们自认无法取悦于人从而放弃努力，这在我看来简直是天大的缺陷。要知道，我们寻求的是什么？不就



是讨人喜欢吗？时至今日，我仍未弄清这种征服欲是否掩盖了一种精力过剩，一种支配欲或是一种偷偷摸摸的、不敢招认的、对自身放心和支持的需要。

希里尔向我告别时，答应教我驾驶帆船。我回家吃晚饭，一门心思地想着他，根本就没参与父亲他们的谈话。我也几乎没注意到父亲的烦躁。晚餐后，我们像往日一样，躺在平台上的躺椅上。夜空中布缀着点点繁星。我凝视着它们，朦朦胧胧地希望它们运动得快一点，希望它们坠落下来在天幕上划出一道道流火。然而，现在仍处在七月初，众星钉在天上纹丝不动。平台的草丛里，蝉在鸣唱着。它们肯定有成千上万，陶醉在熏风和月光里，整夜发出奇特的嘶叫。有人告诉过我，说它们只不过是在使劲摩擦着鞘翅，但我宁可相信，那是它们的歌喉在本能地鸣唱，就像发情的猫儿叫春的骚歌。我们感到很舒服，惟有夹在衬衫里的几粒细沙硌着我的脊背，给我在倦意缠绵中带来柔和的碰触。这时，父亲咳嗽了一下，从长椅上挺起身来。

“告诉你们一件事，有人要来我们这儿。”他说。

我失望地闭上双眼。我们的生活太宁静了，但它却不能够长久下去！

“快告诉我们，是谁？”爱尔莎叫了起来，她总是那么渴望有什么社交活动。

“安娜·拉尔森。”父亲答道，说完朝我转过身子。